

灶雞仔

「灶雞仔」是我讀國民小學ê同窗ê兼好朋友，雖然畢業了後，因為種種ê原因，阮就真少見面矣，毋過，我猶是定定會聽著伊ê消息，想起伊ê代誌。

灶雞仔，當然毋是伊ê本名，其實伊ê老爸有共伊號一个誠體面ê名，叫做「李興華」。對遮，咱會當看出當初時伊ê老爸對伊，應該是有真大ê寄望。

到底伊後來那會號做灶雞仔？是啥人代先叫ê？我嘛毋知影，可能恰伊ê外表有關係。伊人生做細漢細漢、瘡巴瘡巴；面肉黃酸黃酸、頭毛又閣紅芽紅芽，看起來，就是一款營養不良ê模樣。

毋過，伊逐工元氣十足、精神百倍，行路總是沿路趟沿路跳，親像草蜢仔仝款。特別是，伊有夠愛呼嘯仔，不管去到佗位，做啥代誌，差不多攞會聽著伊ê呼嘯仔聲，毋但嘍呼、又閣好聽。無看-過，實在真oh去想像，伊彼个細細个仔ê喙，那會當變出遐爾濟款無仝ê音樂出-來？彼種聲音，準講已經過去三、四十冬矣，到今，我猶是無法度放袂記。無定著，灶雞仔ê外號，就是因為按呢來ê嘛有可能。

佇一般人看來，特別是學校先生恰同窗ê心目中，灶雞

仔百面是一个標準ê「歹學生」。

伊差不多逐工攏遲到、上課定定咧 tuh-ku、三不五時偷逃學、作業毋捌準時交、成績永遠上尾名；猶有，無鉸指甲、無 tsah 手巾仔衛生紙、無洗身軀無換衫褲……會使講，所有「歹學生」ê條件，伊攏佔齊全。毋才講，有影是揣無人欲恰伊做伙。老師看伊無目地，同學嘛排斥伊，干焦我這個，人講ê「好學生」，顛倒恰伊較有緣。

我感覺，伊準講有誠濟問題，毋過，伊袂去 kâng 騙、袂去 kâng 偷；毋捌去欺負人、毋捌去傷害人，準講稞，嘛稞伊家己爾。

尤其是有一擺，班裡ê惡霸，彼个大箍仔「棺材邦」公開搶我ê物件，我較軟泔又閣無膽，毋敢恰伊輸贏。其他ê同學，有ê激恬恬、有ê準無看，無人敢喝聲、無人敢插手。

「物件還人啦！」逐家攏毋敢出面ê時，灶雞仔 hiông-hiông 倚出來講話。

「幹！外省豬仔！你講啥滷？」棺材邦看著灶雞仔竟然敢對伊噲聲，感覺真意外、口氣誠歹聽，行到面頭前，出手共灶雞仔 sak 一下倒 siàng-hiänn。

「我幹恁娘！」聽著棺材邦先用話糟蹋，閣出手共拍，灶雞仔諍一聲，規个人對棺材邦ê腹肚心揸過去，棺材邦無張持，一箍人 tng-lap 坐佇塗跤。

「你該死矣！」棺材邦氣 phut-phut，即時 peh 起來，繼手提一條椅頭仔對灶雞仔ê身軀頂 hám 落去。

灶雞仔人細漢，跤手猛掠，一閃身，顛倒來到棺材邦ê

尻川後，跳上伊ê尻脊餅，兩支手像鐵箍共伊ê額頸束牢咧。

棺材邦人大箍、身軀大穢，翻手想欲共灶雞仔 giú-落，又閣 giú 袂落；出力想欲共灶雞仔 hiù 開，嘛是 hiù 袂開。不管伊按怎大聲叫、出力，灶雞仔就親像一隻土狗全款，緬緬咬佇彼隻山豬ê額頸，無欲放。

「幹什麼！」正當棺材邦開始面肉浮青筋、目珠吊白仁，眾人攏驚 kah 毋知欲按怎ê時陣，老師 hiông-hiông 從入來，大力喝一聲，趕緊共個兩個 giú 乎開。

因兩人先予老師去辦公室。聽講，一个人先損十个尻川頓，繼落來，上課ê時，閣 hông 罰去跪佇教室頭前，講台ê兩片。

棺材邦跪佇倒手片，伊ê人大穢又閣粗勇，規个面臭 konn-konn、懊 tū-tū，看起來足毋甘願ê樣；灶雞仔跪咧正手片，伊生做細漢又閣薄板，一箍人無意無意、無神無神，應該是感覺無聊ê款；老師倚佇台仔頂氣 phut-phut，一下仔幹頭看個兩個，一下仔幹頭看阮逐家，一直罵、一直念……

看著這款情形，我無張持想起早前捌佇廟裡，看過ê城隍爺恰邊仔ê七爺、八爺，雖罔個ê身材、體格無相全，毋過彼款氣氛、心情差不多。

放學了後，我恰灶雞仔做伙轉去。伊正片喙頓小可凝血、兩支手骨幾跡烏青，毋知是去予棺材邦拍著，抑是去予老師損ê？伊今仔日先恰同學相拍閣予老師體罰，毋過，看起來若像無啥要緊，規路照常跳伊跛步、呼伊噓仔，閣招我禮拜恰伊去掠蟋蟀仔。

就按呢，阮兩人變做上好ê朋友。我分伊衛生紙、教伊寫作業，請伊食 si-siù；下課ê時，做伙迤迤；放學以後，鬥陣轉去；連歇假，嘛相招四界去 lōng-liú-lian。

彼擺事件了後，班裡，包含棺材邦在內所有ê同學，就無人閣敢欺負我矣，嘛無人敢佇灶雞仔ê面頭前講伊ê歹話。毋過，當個私底下咧鄙相伊「外省豬仔」ê時，我喙裡雖罔毋敢爲伊出聲、替伊講話，心內猶是感覺真艱苦、誠毋甘。

無毋著，伊是「外省囡仔」，講閣較正確ê，應該是「芋仔番薯」。

伊ê老爸「老-李--ê」，是對中國過來，陸軍士官長退伍ê老芋仔；伊ê老母「毋-捌--ê」，聽講是唯山內陡底番仔寮，出外四界流浪ê番婆仔。

士官長人生做矮矮肥肥仔，福相福相，誠好笑神。伊佇菜市仔ê巷仔尾稅厝開一 khám店，早起時賣豆奶、饅頭、包仔恰燒餅，中晝歇暈，暗頭仔又閣開始賣外省仔麵，實在是有夠拍拼。

佇彼个物資猶誠欠缺、生活普遍散赤ê六十年代，一般ê家庭三頓若有白米飯通食就愛偷笑矣，若講久久仔會當換一下仔無全ê口味，有影是袂糶。尤其是外省人ê食物，稀罕閣好食。

士官長毋但煎ê燒餅好食，tshik ê麵閣較讚。憑良心講，我大漢以後，南北二路四界行踏，毋敢講食遍天下ê出名料

理，上無嘛試過袂少ê各地口味，食來食去，猶是伊ê手路菜上在範。彼種湯頭恰滋味，就算經過遐爾濟冬，全款是無法度放袂記。

士官長規年透冬，不管透早抑是暗時；無論寒天抑是熱人，差不多逐工攏穿一領草綠色ê內底衫仔，烏鼠色ê短褲 tsáng仔恰彼雙烏 sô-sô 軍用ê布鞋。伊ê正手片刺一句「反共抗俄」，倒手片刻四字「殺朱拔毛」，褪腹裊ê時，胸坎前正中央，規面青天白日滿地紅ê國旗閣看現現。

看伊家己一个人不時舞 kah 滿身重汗，無閒 tshih-tshann，毋捌看過伊歹過聲嗽、發過性地，不時攏是歡頭喜面、喙笑目笑。聽講，生理做煞，轉去了後，伊閣愛包辦厝內面大大細細ê工課。

所以，論真講起來，老-李--ê會使講是一个庄仔內公認ê好人。是講，伊人好 bóng好，干焦有一項欠點，就是淋酒。

大部分攏是年節仔，抑是別个咱外人毋知影ê原因，伊才會淋酒。上驚--人ê就是酒淋了後，伊規个人完全反形、變相，親像電視台連續劇內底，彼个本底是斯文幼秀ê白面書生，淋著符仔水了後，煞現出原形，變做青面獠牙ê妖魔鬼怪全款。

「消滅萬惡共匪！解救大陸同胞……我操你媽個屌！我宰了你全家……蔣總統萬歲！中華民國萬歲……」一開始，伊先喝口號、啐幹譙；閣繼落去，就開始摔物件、起跤動手、烏白拍人矣。

每一擺，見若看著灶雞仔規頭面喙破目腫、一身軀烏青激血，毋免想就知影，士官長昨暝又閣起酒痾矣，又閣共伊

當做「萬惡共匪」咧「殺朱拔毛」矣。

「毋-捌--ê」真正是無人捌--伊。無人知影伊ê名姓，無人知影伊ê身世，嘛無人聽過伊講過任何ê代誌，袂輸是無張持對天頂跋落來，抑是唯土底潰出來ê全款，連庄仔內彼籬無論啥物死人骨頭，攏有法度去挖出來ê「管-區--ê」用盡全力、費盡苦心，都揣無伊過去ê影跡，查無伊確實ê來歷。

「伊生做烏銑又閣矮頓、粗勇，骨格佻面路仔看起來攏無親像咱平地人，應該是蹓佇鄉裡北片山內番仔寮ê人。」以前捌聽過阮老爸按呢講。

橫直，毋知是啥物時陣ê某一工，伊hiông-hiông對彼个咱無人知ê世界從出來，佇阮庄裡ê街仔路趕來趕去。伊規个人畫烏漆白，規身軀癩-ko-爛-lò，腹肚枵，四界拈物件食；人若忝，沁采揣所在暈。問伊話，毋知聽有無？干焦目珠掠人金金看，無欲應你嘛無欲tshap--人，干那是你我失落ê佗一條魂。

是講，伊除了逐工四界趕、拋拋走以外，袂烏白去亂使來，所以一般正經ê大人，知影伊ê情形，有ê人同情伊，三不五時分一寡物件、衫褲予伊以外，嘛慢慢仔慣勢伊ê存在，袂去揣伊ê麻煩。

毋-捌--ê日時四界行、烏白趕，暝時家已蹓佇鐵枝路邊一間破厝仔。毋知tang時開始，hiông-hiông有人看著老-李--ê會佇毋-捌--ê厝裡出入。聽講，伊是提一寡包子、饅頭去予食。閣過無佻久，有人閣發覺，毋-捌--ê腹肚沓沓仔大粒起來矣。繼落去，某一工，有人無張持聽著厝內底有紅嬰仔咧

哭ê聲，灶雞仔就按呢出世矣。

灶雞仔ê出現，佇庄裡引起袂小ê風波。眾人十喙九尻川，連一寡無影無跡ê代誌，嘛講kah袂輸有跋有手全款。

聽阮阿母講，大多數ê人猶是替個感覺誠歡喜，二个人總算有人通做伴，有人送食物、有人送衫褲，伊嘛買一付腰子去共做月內。

毋過，過無佻久，毋-捌--ê又閣逐工透早無閒到暗，去外口咧出巡矣。士官長嘛照常喙仔笑微微，逐日透早到暗無閒，佇店裡做生理，灶雞仔後來到底是按怎大漢ê，無人共注意，嘛無啥人知影。

會記得升去來五年ê彼冬，換一个外地來ê新ê少年查某導師，看灶雞仔誠袂順眼，不時會揣伊ê麻煩。有一工，又閣佇課堂裡咧罵伊飯桶、貧憚、無衛生、無人教示……

罵猶未煞，hiong-hiông一穢烏銑粗勇ê人影從-入--來，一手扭頭髮、一手搨嘴賴，二下手就共阮彼个美麗幼秀ê老師摔佇塗跤兜。原來是毋-捌--ê！

毋-捌--ê喙裡又閣大聲詈、大聲嚷。老師哀爸叫母喝救命，同學驚kah四界宓無路。彼擺了後，規ê學校，毋管學生抑是老師，無人敢閣當面欺負灶雞仔、講伊ê歹話矣。

國小畢業，毋任何參詳ê機會，阮老爸就堅持共我送去讀私立學校。

「工字永遠袂出頭，田字跛手伸無路，猶是讀冊才是頭

路、才有前途。」就親像阿爸定定咧講ê，一世人做工、種田ê伊，當然無希望伊ê後生佻伊全款，永遠過彼款「日來曝尻脊，雨來趁無食」，逐工咧看天食飯ê艱苦生活。

伊ê心情，就算是猶閣少歲ê我，嘛會當完全了解。所以，嘛無任何ê意見，我勇敢面對現實ê挑戰，行入去鄉裡彼間以擯囡仔佻升學率同齊出名ê私立中學，開始過著烏天暗地、無暝無日ê生活。

一開始，灶雞仔猶會來阮兜，幾擺以後，看著我ê模樣，伊嘛知影，阮少年時代快樂ê日子，已經結束矣。後來，伊就真罕得閣出現，我嘛無時間去揣伊。

灶雞仔佻大多數ê同學全款，去國中報到，毋過讀無偌久，就聽講伊休學矣，我知影，這也是伊痛苦ê學生生活ê終點。

國中二年ê下學期，發生一个重大ê代誌，「老-蔣--ê」khiau去矣。

彼段時間，電視規日透早到暗，攏是咧報伊ê新聞；學校嘛逐工不時，叫阮愛背先總統 蔣公遺囑、唱先總統 蔣公紀念歌；上識古ê是，閣規定全校ê同學攏愛佻制服頂頭車一塊烏布。因為這件代誌，阮老爸逐工見若看著，就開始啐幹譙，害阮兄弟姊妹彼段時間，攏毋敢佻伊ê面頭前穿制服。

是講這一切，攏嘛是政府ê規定佻學校ê要求，咱做百姓佻學生ê，干焦會當乖乖仔配合，聽話。事實上對我來講，老-蔣--ê是一个講khài真熟似，又閣足生份ê人名，伊khiau去，我心內實在是無啥物感覺。

毋過，對別人就無全矣！士官長老-李--ê，灶雞仔ê老爸，開始無分過年過節、初一十五，逐工淋酒，愈淋愈捷、愈淋愈濟。是講，伊淋醉了後，無閣親像以早按呢喝口號、啐幹譙，嘛袂閣起跤動手，烏白拍人，干焦倒佻塗跤蹉蹉念、啐啐吼，毋知是咧念啥貨？吼啥代？逐擺都攏哀kah目屎滴、鼻水噴、喙涎流。

伊ê早頓佻暗頓嘛無去咧賣，過一暫仔，店就收收khài矣！有一工，伊酒醉倒落去了後，就無閣再起來矣。

全彼个時陣，灶雞仔開始「轉大人」，本底黃酸細隻ê伊，變kah高長大漢。過無偌久，灶雞仔嘛離開查畝營，毋知佻位去。

後來，我去台南讀高中、去台北讀大學、去高雄做兵、閣轉去台北教冊。阮ê距離愈來愈遠，見面ê機會嘛愈來愈少，佻彼个無閒ê空縫，干焦會當離離落落聽著伊一寡消息：去工廠做烏手ê、佻人衝突、參加幫派；佻筊間做保鏢、佻人相拍；做兵逃兵、入獄、出獄；佻人相刳、入獄、出獄……

雖罔伊加入幫派、變做鱸鰻，毋過，攏是佻外地佻人咧車拚、佻別位佻人來輸贏。毋捌聽伊去偷提過庄內任何一項物件，抑是傷害過村裡任何一个庄民。

這段時間，我一直無機會佻伊好好仔鬥陣、開講。只有過年過節，倒轉來故鄉，有時陣佻神明生日抑是廟裡做醮，拄好看著伊有時客串陣頭ê家將，有時擔任王爺ê童乩。

伊做童乩，佢一般人小可搵一下仔豆油、清采變二下仔猴弄，簡單應付應付咧，是無全款ê。毋管是鯊魚劍抑是月眉斧；無論是操刺球抑是攢銅針，完全照起工、按步來，絕對無偷工減料，每一擺擺是 phut 到面肉碎糊糊、操 kah 血珠潺潺滴。自頭到尾，毋捌看著伊 nih 過一下目、聽過伊哼過一個聲。

「嘿幹！咱王爺公ê童乩真正是有膽量、好腳數，一點仔攏無漏氣，無一個會當比並，莫怪神威遐爾靈聖、香火遐爾興旺！」講著遮，阮庄裡ê頭家仔序大攏嘛大頭拇翹懸懸，呵咗 kah 會觸舌。

伊扮將爺，更加是無人綴伊會著，袂輸自然生成ê模樣。你看伊規身刺青，成做一支「單盤龍柱」，身軀是柱身，胸坎是龍頭，一爪翻天、一爪覆地，有影是派頭驚人、架勢十足；閣看伊頭戴烏帽，面畫七彩，跂踏三進三退七星八卦步、手提勾魂攝魄鎖鏈鏢鏢枷，真正是威風凜凜、殺氣騰騰；妖魔看著會心驚、鬼怪遇著會膽寒。老實講，佢伊熟似遐爾久，我猶毋捌看過伊這款ê威風，予人分袂清到底是伊扮將爺、將爺扮伊？抑是根本伊就是將爺，將爺就是伊？

彼暝，代天院四箍輾轉炮火四射、香煙茫霧，鑼鼓交響、人聲喊喝，敢若是另外一個虛幻ê世界。規个廟埕，親像是伊一人ê舞台；幾仔百人，袂輸伊是唯一ê明星。

做兵退伍一個外月前，我歇假結束，佇新營車頭等車欲倒轉去部隊。

「老師！」hiông-hiông，有人對我後背面大力喝聲，我驚

一大跳，幹頭一下看，竟然是誠久無看ê灶雞仔。

「啊，你那會佇遮？」我一時無張持，毋知欲講啥。

「Hânn？我那會佇遮？有影落車頭攏無咧探聽呢！幹！遮我ê管區呢！」伊伸手對我ê肩胛頭輕輕仔 pa-落--去。

「你欲去佢？」伊看起來心情袂穩ê款。

「來！高雄路頭我足熟，我載你去就好矣。」知影我欲去高雄，伊堅持欲載我。

「毋免啦！我坐火車，連鞭仔就到位矣。」對新營到高雄車頭閣盤公車到衛武營區，順利ê話，差不多愛點外鐘ê時間。我想講伊應該誠無閒，毋敢耽誤伊ê時間。

「哭柮啊！三八呢，熟似人講彼款生份話？」無予我加講話，伊共我ê肩胛頭 mua 咧，行離開車頭大廳。

「嘿，BMW 呢！」佢伊對車頭大門出來，行向圓環倒手片去，看著一間拍珠仔台ê門歧口，停一台烏頭仔車。

「幹，朋友ê啦！」伊抓一下頭毛，喙仔笑笑，感覺歹勢歹勢。

「啊你食飯未？」伊車門開--開，hiông-hiông 想著一項代誌。

「食飽矣啦！你呢？」我看一下錶仔，欲七點半矣。

「我袂柮啦！無閒 kah 今仔日 tang 時食ê嘛袂記得矣。阮這款生活，食無咧照三頓、睏無咧照五更ê啦！」伊喙仔笑笑，提一支薰予我。

「後擺若來坐車，看是欲拍珠仔抑是欲食好料ê，報我名就會使，隨在你耍、隨在你食！」伊手指彼間珠仔台店佢隔

壁ê海產擔，伊講kah誠得意，看起來日子過了袂糶ê款。

一路，大部分ê時間，阮攏無話講，干焦薰一支pok過一支。我相信阮兩人攏有真濟話想欲共對方講，只是，毋知欲按怎講起。

「阿成，我足欣羨你，足想欲佻你全款ê，毋過，這世人永遠是無機會矣，你著愛好好仔保重呢！」新營到高雄，一下仔就到矣。佇營區門口，欲落車進前，伊才開喙。

「你電話抑是地址予我，我閣一個半月就退伍矣，轉去才去揣你！」

「唉，我這款浪蕩罔、迫迫人，家已嘛毋知影明仔載佇佗位，足歹揣啦！我去恁兜揣你較有影，到時，才辦一桌腥臊ê請你。」

話講煞，伊就走矣。這點外鐘ê時間，是阮這幾冬來做伙上久ê一擺。彼時陣，我猶毋知，這嘛是阮最後一擺ê見面。

退伍了後，我轉去故鄉，歇暍一個外月，伊一直無來揣我。

有幾仔擺，我行去伊ê舊厝探看覓，佻以前全款，門仔戶仔，攏關關咧，無看半个人影；毋-捌--ê嘛佻過去全款，四界拋拋走、規工luā-luā-趟、啥物攏毋捌。有一擺，我閣專工去新營車頭，看會拄好tng著伊袂？毋過，猶是看無伊影跡。

開學進前，我先去台北教冊ê學校辦理報到手續、繼落佇附近稅厝，款東款西，開始無閒ê都市生活。

歇寒倒轉來過年，聽阿母講才知影，差不多半个月前，

佇一場角頭佻角頭ê車拼當中，伊著銃suah來過身。

古早人有禁忌：「冷喪無入庄」。也就是講見若是佇外口面，不幸遭遇車禍、船難、兇殺等等意外往生；抑是佇別庄頭因為吊脰、跳港、跳樓種種自殺死去ê人，按照風俗，伊ê屍體是袂當轉來厝內面，干焦會當佇伊倚家ê庄頭外口揣一位空地仔，搭棚仔來發落喪事。

是講，一來灶雞仔個厝佇鐵支路跤，拄好是庄內佻庄外交界ê所在；二來灶雞仔干焦毋-捌--ê這個親人，伊精神無正常，棺材罔咧外口有影無妥當。何況，這個時陣，大多數ê人已經無遐爾迷信矣。落尾，灶雞仔ê棺材猶是運轉來伊彼間破厝仔。

灶雞仔ê喪事，庄裡大大細細攏無人參加。自頭到尾，全部ê事項，攏是伊ê老大ê派幾個兄弟來發落。聽講辦kah誠奢颯，干焦樂隊、藝陣、花車加加起來就幾仔十團，一路排kah長lò-lò。

彼暫仔，頭一擺相連繼幾仔工，透早到暗，庄裡無人冇看著毋-捌--ê佇外口ê身影。顛倒會聽著對彼間破厝仔，傳來inn-inn-ōnn-ōnn 悽慘ê哭聲，規暝規日……

今年清明，我倒轉去庄跤培墓。社會改變矣，以前ê墓仔埔已經攏改做納骨塔，故鄉ê先人嘛綴時代ê跂步，對原來一人一棟ê透天厝，搬去一人一間ê公寓大樓，按呢毋驚透風、落雨、曝日頭，逐工閣有人燒香、點火、誦佛經，有影加誠四適。

因爲毋免閣像早前愛先 thuánn 草、培土、teh 墓紙，隨人共牲禮佇塔前大埕ê桌頂因乎好勢。繼落，點三枝清香，燒一摺銀紙，祭拜就算完成矣，省去袂少工夫。

聽候香過ê時陣，我頭一擺行入去這間新起ê，三樓懸ê納骨塔裡，想欲看覓仔阿公佻阿嬤ê新厝生做啥款。

經過奉祀地藏王菩薩ê正殿大廳，兩片邊佻後壁間，攏是規面規面ê塔位，前前後後排kah齊齊全全，雖然有編號，毋過，逐个大細、型體看起來攏全款，干焦正中央ê名姓無相全，大多數ê名姓頂懸，猶有主人ê相片。

我誠緊就揣著阿公佻阿嬤ê塔位，兩個面熟ê老大人，就親像在生ê時全款，蹓咧隔壁；兩張烏白ê舊相片，嘛kah若細漢彼陣ê印象，攏無改變。毋敢相信，時間就按呢無聲無說，過去四十外冬矣。

我一時感覺好玄，想欲四界巡巡看看咧，順繼拜訪一寡仔誠久無看著，已經過身去ê親情厝邊、序大前輩。

我一排一排聊聊仔巡、一格一格勻勻仔看，一个一个原本袂記得ê名字，又閣浮出佇腦海裡；一位一位早就消失去ê面容，重新現身佇面頭前。無張持，佇一个轉幹ê壁角，我看著一个熟似ê名字佻相片。我hiông-hiông目珠起茫霧、鼻空一陣酸，回魂斟酌看，無毋著，真正是伊，想袂到竟然會佇遮相tng頭。

隔一面冰冷無聲ê窗門，我恬恬倚佇伊ê頭前面。我一直想辦法倒轉去，回想倒轉去三、四十冬前，阮猶佇國校仔ê時陣。彼个予人看輕、無人疼惜，卻是有情有義ê好朋友；彼个無愛寫字、袂曉讀冊，毋過眞愛唱歌、上髻呼噓仔ê同

窗ê。伊ê一生，就親像彼隻宓佇灶跔壁空、柴堆內底，無人注意，拼命咧叫ê灶雞仔，孤單又閣短暫、苦悶嘛無向望。

（2010年府城文學獎散文正獎，2012年改寫）

註：灶雞仔，華語號做「促織」、「灶蟋」。型體親像蟋蟀仔生做略仔較細隻，慣勢宓佇灶跔的壁空佻柴堆裡咧叫。